

儿女的战争

CHILDREN'S WARS

苏月 尹江春◎著

人人都是一颗核桃，
有着坚硬的外壳和复杂的纹路，
等待着别人以锤子的方式把自己敲开。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儿女的战争

CHILDREN'S WARS

H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儿女的战争 / 苏月, 尹江春著. —石家庄: 花山
文艺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511-0419-7

I. 儿… II. ①苏… ②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62577号

书 名: 儿女的战争

著 者: 苏 月 尹江春

责任编辑: 李 爽 张亚鹏

责任校对: 李 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24/28/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0419-7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章 家宴 001

第二章 墓地风波 008

第三章 非法后妈 019

第四章 房租 032

第五章 青梅竹马 039

第六章 悬念 052

第七章 左右为难 060

第八章 处处波澜 069

第九章 回家 087

第十章 嫁与不嫁 099

第十一章 还债 118

第十二章 情敌 135

第十三章 飞来横祸 140

第十四章 后母出嫁 153

第十五章 婚姻危机 159

第十六章 卖房 165

第十七章 捕风捉影 169

第十八章 抛夫弃子 178





第十九章 烂摊子 184

第二十章 由感恩开始 188

第二十一章 一波三折 192

第二十二章 离婚 196



第二十三章 配婚 200

第二十四章 生日风波 205

第二十五章 女人心事 214

第二十六章 难姐苦弟 220

第二十七章 身不由己 230

第二十八章 无助 239

第二十九章 因爱生恨 250

第三十章 峰回路转 256

第三十一章 旧情复燃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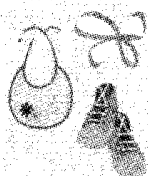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二章 转折点 277

第三十三章 恩怨 286

第三十四章 真相 298

第三十五章 让爱做主 312

第三十六章 你是我的幸福 328



第一章 家宴

1

刘芸非常信服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时候，刘芸观察大嫂王艳，就觉得她天生就是吵架的高手，就好像武侠小说里叙述某个少年，说他天赋异禀，是个练武的奇才一样。像大嫂这样吵架的奇才，如果缺了对手，也很遗憾，所以，刘家在前两年迎来了刘帆的老婆——楚清，楚清好像专门是来克制大嫂王艳的。

天地万物循环，生生相克。

王艳和楚清吵架不止一次了，每一次都不分上下，因为风格迥然不同。王艳是刚硬强悍，而楚清是柔里藏针。所以，有时候王艳看着好像是胜利了，其实自己却窝了一肚子火，每次吵架之后越想越难受，总是难受好几天。这没办法，用刘义的话讲，这就是文化上的差异，人家楚清是本科生，有文化，你呢？初中毕业，就是工厂食堂里一个工人，人家楚清稍微说句高深一点的话，你都听不懂！

当然，虽然是一家人，却也不经常碰面。生活节奏快，大家各忙各的。可如果真的碰了面，不亮个招式比画两下，绝对是过不去的。

所以，刘芸最害怕的就是——家宴。

此时的刘家洋溢着一种说不出的温馨快乐。已经接近中午十二点了，饭菜已经备齐，就等着刘帆和楚清回来开饭。

王文凯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盘子，另一只手做着手势，用类似唱戏的步态和姿势把菜放在餐桌上，音调里也透着唱腔：红烧狮子头！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刘晓峰和王可看着王文凯的姿势，笑个不停。

刘芸也从厨房出来，把菜放在餐桌上，看着王文凯。

王艳把手里的活停下，看了一眼王文凯，又转向了刘芸：“刘芸啊，你说就



文凯这个步态，啊……这个唱腔，多有天赋，不唱戏可惜了！啧啧啧！”

刘芸其实很喜欢王文凯的这种欢快的性格。至少现在，这样欢快的气氛预示着今天大家能高高兴兴吃一顿饭。这样一想，刘芸的心情也开朗起来，也想调节一下气氛了，于是双手叉着腰，对王文凯说：“王文凯，咱能不能正经点啊？”

王文凯向刘芸敬礼：“遵命，老婆！”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刘晓峰和王可看到这一幕，笑坏了。

王文凯转头，一脸严肃：“王可，严肃点，不要笑，去喊你姥爷姥姥吃饭！”

王可笑着从沙发上起身，敲门：“姥姥，姥爷，吃饭了！”

正说着，门开了，刘义进来了，从外面拎进来一箱啤酒。王文凯迎上来：“知我者，大哥也，今天咱们敞开肚皮喝！”

家宴的主角刘锦清这个时候从卧室里出来了，陪在他身边的是张长兰。张长兰是刘锦清后来找的老伴，脾气好，善良，对人忍让。所以，刘家一家人对张长兰一直尊敬有加。

刘锦清看了一眼刘义提进来的啤酒，声音高了起来：“啤酒啊，好！”

“好什么？医生怎么交代你的！”张长兰一脸嗔怪。

“就喝一点，行吧？”刘锦清的声音由原来的兴奋变为了底气不足，毕竟，他刚从医院出来，医生再三交代，不能喝酒。

王艳招呼着：“爸，张姨，来，咱们先坐！”

“再等等吧，楚清和刘帆还没来呢！”刘义似乎知晓老婆的心思。

王艳看墙上的挂钟：“还等啊？这都几点了？就算是单位迎接领导视察，也不能等那么长时间！”

刘义瞪王艳一眼。当然，这一眼被刘芸和王文凯都看到了。王艳一点都不把刘义放在眼里，头抬了一下，语气生硬：“你瞪我干吗？行了……我理解，理解，不想干活可以来晚一点，但也不能让大家老等着吧，不就是怀个孕嘛，有什么了不起？怀的又不是龙种！”

此时，刘帆和楚清站在门外，正要敲门的当儿，就听见了大嫂这句底气十足的话。楚清看了刘帆一眼，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柔声细语：“刘帆啊，听见你大嫂说的什么了吗？我可没招惹她哦！”

刘帆一听到楚清这种绵柔的声音，就知道楚清其实已经生气了，楚清生气可不是小事情啊，不但肚子里有孩子，关键是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生气。所以，刘帆几乎拿出了最讨好人的姿态，赔着小心，并且夹杂了一些技巧：“你看……这个……咱们确实来得有点晚！别和大嫂一样，啊！咱是什么人啊？不和她一样！”

楚清瞥了一眼刘帆，然后使劲敲门。

门开。

楚清进门，拎着鞋盒子，晃悠悠地坐到沙发上：“对不起啊，让大家久等了，

其实呢，我不是不想干活，是我和刘帆为爸买了一双鞋子，挑了好长时间！爸，来，试试！”

刘帆在一旁帮衬着：“爸，这可是楚清的一片心意，来，试试吧！”

王艳现在看刘帆也是越来越不顺眼了。因为刘帆虽然猛地一看像是一个阳光帅男，其实在楚清面前就是抬不起头来，好像一身的男子气都被楚清给化解掉了。所以现在看到刘帆献殷勤的样子，王艳就来气。

楚清这个时候似乎一定要表明自己的孝心，虽然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但还是坚持把鞋子从鞋盒里拿出来，让刘锦清试穿。这种孝心对于楚清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刘家的成员都等着，唯有王艳，似乎清楚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刘锦清在试鞋子的时候，脸上是掩饰不住的高兴和骄傲。

楚清像是为着试鞋的动作配音：“这鞋啊，软牛皮的，打完折之后还六百多呢！”说完，楚清看了一眼王艳：“大嫂，您给爸买的礼物呢？！”

一向笨拙的刘义听到楚清的这句话，就知道楚清的意思，急忙回答：“在爸的另一只脚上呢！你大嫂亲自给选的！”

楚清从刘锦清身边拿起换下的鞋子，仔细看了一眼：“大嫂，这鞋子……我看怎么有点开胶啊？”

“怎么会开胶呢？这鞋子虽然没有你买得贵，但是也……五百多呢！”王艳眼里的心虚一闪而过，声音却高了起来。

楚清不理睬王艳的反驳，又仔细看了一下运动鞋，笑了一下，轻描淡写：“前两天刘帆买了一双和这一样的鞋子，专门是跑步用的，才一百多，是吧刘帆？”

皮球踢到了刘帆这里，刘帆犹豫了一下，拿出了一贯和稀泥的态度：“哦……不知道，我就只知道那是……鞋子，能穿！”

刘芸像是一个恰到好处出场的女主角一样，从楚清手里接过了鞋子：“哎哟，那大嫂是吃亏了，被人骗了，我前两天给王文凯买了一双鞋子，三百六呢，文雪后来说这鞋子最多六十，现在这商家呀，想着法子欺骗顾客。”

王文凯也凑了上来，语气一贯的幽默搞笑：“大嫂，别难过了，平时您挺抠门的，现在好不容易受一次骗，还真难得，就等于回报社会啦！再说，受骗的又不是一个人，刘芸不是还陪着你吗？好了，鞋的事啊，到此为止，时辰到，请大家入席。”

每个人都好像是最完美的演员，言语神态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既表达了自己的情绪，又努力地延续了已经营造了一上午的愉快氛围。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老父亲的七十大寿。



刘家的所有成员就座。

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就越发珍惜家人团聚的日子了。所以今天刘锦清显得很高兴，满面红光：“今天高兴啊！有一句古语说得好，叫人生七十古来稀啊，自从你妈去世之后，我能健健康康地坐在这儿过七十大寿，其实多亏你们张姨这几年来照顾，你们先给你们张姨敬一杯酒！”

刘芸一边为张长兰倒酒一边说话：“爸，您这说的什么话啊？现在科学发达了，那人到七十，其实只能算是步入中年，您哪，身子骨硬朗着呢。”

楚清似乎也很宽宏大量，要逗老人高兴：“爸，我还没生孩子呢，等生了孩子之后，您要把孩子照顾到大学毕业！”

王文凯又开始调节气氛：“爸，听听，楚清已经提意见了，您能看着晓峰上大学，就不能看着楚清的孩子上大学？您这当老的，可不能偏心眼，要一碗水端平！”

“对，要端平，一定要端平！”大嫂王艳有了难得的配合态度。

家宴的气氛有好转的迹象。

刘锦清的脸上露出微笑：“但愿吧！今天高兴，来，老三，给我倒点酒！”

“老刘！医生怎么交代的？再三叮嘱你不要喝酒，怎么现在又忘了？”张长兰提醒。

刘锦清声音里有请求：“我少喝一点点！”

虽然刘锦清索酒的过程有点艰难，但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张长兰还是同意了让刘锦清喝一点啤酒。

刘芸在心里松了一口气，心里惦记着，还有一道汤就齐活了，她看着大嫂和楚清难得相处和谐，自己起身去了厨房。王文凯也跟了过去。

刘芸看着王文凯的脸，心里觉得是满满的知足。王文凯刚才的话都是画龙点睛，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说出了最关键的话，都是刘芸希望王文凯，而王文凯不需要暗示就去做的。

“怎么了？看我干吗啊？”王文凯问。

刘芸快速抱着王文凯亲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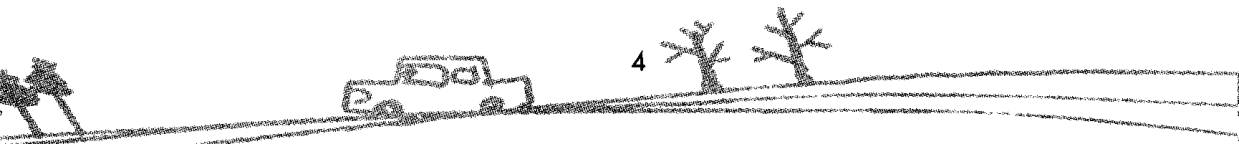
“啥意思？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不会为了亲我一口到厨房来吧？”

“就算是吧！你没感到这是本媳妇对你的奖赏吗？”

“奖赏？”

“要不是你今天解围，王艳和楚清又掐起来了，咱爸的寿宴还能进行吗？”

“媳妇太客气了，为了维护家庭和睦，我义不容辞！来，再亲一下！”



“亲什么亲？先做汤，别一激动，做的汤都没人喝！”

“行，媳妇的话就是圣旨！”

短短几句话，让刘芸的担心完全消失。在和王文凯忙着做汤的时候，张长兰进来了。她的逻辑很简单，王文凯是客，既然是客，就不能老是在厨房里待着，要出去喝酒。

在王文凯走出厨房的时候，刘芸看了王文凯一眼，拍了一下王文凯的肩膀。这个动作王文凯其实很明白，但他还是觉得刘芸有点小题大做。

但是事实证明，刘芸的担心并不多余。

因为，在王文凯刚从厨房出来，回到餐厅之后，刘锦清就抛出了一个绝对能引发争议的话题，那就是他和张长兰的住处问题。事实上，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老房子要拆迁了，但王文凯认为，这个话题不应该在这个家宴上提，至少，不能在刘家两个儿媳妇的面前那么提起。

如果王文凯得知事情会发展到后来的地步，说什么都要拦着岳父这个话题。但是最初的时候，谁能知道事情的结局？

刘锦清把酒杯一放，说：“老大，老三，我呢，有件事情要和你们俩商量一下！”

“爸，有什么事情您尽管说！”刘义很奇怪，很想知道是什么事情。

“我在这房子里住好几十年了，现在，这房子快拆迁了，我还真舍不得，这人啊，就是怪，对房子也会有感情，这心里一想到要离开这儿，老是觉得难受。”

刘帆接腔：“爸是为了这事难过啊？”

刘锦清看了看两个儿子，说：“难过肯定是要难过，人一老了，就容易难过，我现在考虑的是，这老房子半年之后就拆迁了，拆迁之后，我和你们张姨住哪儿？你看，是住你那儿，还是住老大家？”

刘义刚想说什么，但桌子底下王艳就把刘义踢了一脚，阻止了他。接着，王艳就说话了：“爸，按照道理讲，刘义和我是老大，您有困难，我们肯定是要帮上一把的，但是您的孙子晓峰今年高考，还剩下最关键的几个月，您想啊，这读书十几年，就看今年能不能修成正果了，我呢，就想给他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刘帆没有看楚清，直接冒险发话：“要不，爸，您到我们家住！”

王艳的目光在楚清脸上一扫，笑了：“既然老三有这份心，那爸就先住老三家，老三家房子也大！”

楚清一边吃着菜一边应付着大嫂：“房子是大，但孩子出生之后闹腾，咱爸能受得了吗？”

王艳不甘示弱：“生孩子之后，张姨帮你们带孩子，多好啊！现在就是找一个保姆带孩子，那一个月还要花好几百块钱呢！”



儿女的战争

楚清立刻反驳：“带孩子可是个苦差！”

“苦啥啊，带孩子还能让老人年轻呢！”

楚清顿了一下，似乎不想和王艳恋战，于是转向刘锦清：“爸，是这样，我已经和我一个远房的表妹说好了，等我生孩子之后，她到我家来当保姆！”

刘帆看到了父亲的脸色，知道父亲不高兴了，于是把话缓了一下，对楚清说：“我们可以给你表妹说一下，不让她来了！”

楚清在桌子底下掐了一下刘帆的腿：“我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刘帆咧嘴的神态被大家看到了，气氛再次尴尬。

王文凯这个时候发话了：“爸，您看这么着怎么样？你和张姨，到我家去住。”

刘锦清笑了一下，是苦笑：“文凯，你这不是羞辱我吗？我有俩儿子在跟前，都有房子，怎么能到女婿家去住呢？”

王文凯一边为刘锦清夹菜一边说：“儿子女婿那不是一样吗？”

刘锦清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像是要强调什么似的：“文凯啊，你要是顾及我这张老脸，你就别说了！”

所以，当刘芸端着汤从厨房里走到餐厅的时候，立刻意识到出事了。刘芸环顾四周，目光落在父亲悲愤的脸上：“爸，怎么了？”

刘锦清压抑着情绪，倒酒：“没事，就是多喝了点酒。”

刘芸把酒杯挪了一下：“不准再喝了啊！”

刘锦清苦笑：“是啊，还是医生明智啊，这酒一喝多，就管不住自己的嘴，管不住自己的嘴就开始胡言乱语，这人啊，就不能胡言乱语，就算是你老子，你只要是胡言乱语，当儿子的照样敢给你颜色瞧瞧！”

刘芸碰了一下王文凯：“怎么了？”

王可转头：“妈妈，我姥爷担心拆迁之后没地方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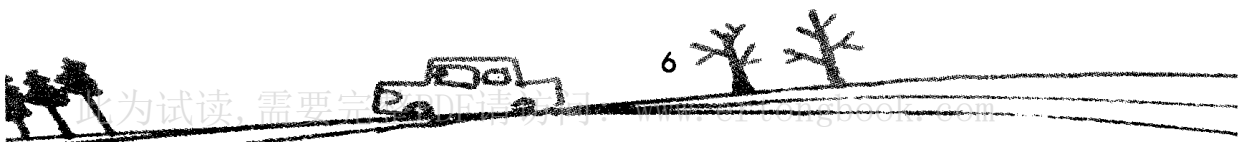
王可这么一说，刘锦清的神情变得更加严肃，突然气氛变得压抑不安。刘芸看着王文凯，文凯的眼神扫向王艳和楚清。刘芸明白过来，又走到了父亲身边，摇晃着父亲的肩膀：“爸，您看您这话说的，您哪有那么惨啊，我告诉您，您和张姨的好处和优点啊，多着呢，所以，我都想把您抢到我们家去！”

“哟，闺女又逗我开心了！我和你张姨还有优点？还有人要抢啊？”

“那是！您和张姨的优点一天一夜都说不完啊！爸，说句大逆不道的话，以后您的房子怎么说还是留给您的儿女，谁对您好您就留给谁，说不准您一激动，把房子留给我呢，对吧？”

“嗯，还是闺女说得有理！”

王文凯看看刘义和刘帆：“大哥，老三，你们要是没有意见，那爸和张姨就到我们家去了？”



王艳、刘义、刘帆和楚清都互相看着，不知道说什么好。

刘锦清似乎要赌气，似乎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明白，把酒杯一放：“我就知道，我这两个儿子就不能表态，今天啊，不是我这个老头子喝点酒，现在，我就要较个真，咱们今天必须决定一件事，我和你张姨住哪儿?!”

张长兰担心了，害怕了：“老刘啊，别生气，咱们吃点鱼!!”

刘锦清一点都不理会张长兰的安慰，脸上神色越发凝重：“这事你别管！老三，倒酒!”

刘芸着急了：“爸!”

刘锦清不理睬刘芸：“老三！听见吗？倒酒!!”

刘芸从刘帆手里夺过酒瓶：“爸，您身体不好，少喝酒!”

楚清有点慌了，为自己解释：“爸，我也不想让您生气，但有人想和我作对，我也没办法!”

王艳站起来，指着楚清：“楚清啊，你别指桑骂槐，有本事你就把咱爸和张姨接到你家去!”

楚清：“你当老大的不接，凭什么让我这当小的接?”

王艳：“我当老大的怎么了？我当老大就该死啊？我就欠你们老刘家的?!”

刘锦清站起来，猛地一拍桌子：“够了！我谁都不让你们接！孩子都在这，你们还嫌不够丢人啊？过什么大寿啊？我让你们过!” 这句话说完之后，恼怒的刘锦清一下子把桌子掀翻，然后身子摇晃了一下，要倒下去。



第二章 墓地风波

1

刘锦清心肌梗死，由于身体本来就on不好，这一次旧疾加上新病，医生已经宣布基本救治无望，而且已经通知家属准备后事。这对刘家来说，无异于投了一颗深水炸弹。

刘家成员和张长兰坐在老房子的客厅里，但刘锦清不在，他在医院里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而他的家人正在商量着为他买墓地的事情。

朝生暮死。这无比残忍。眼泪和斥责已经是多余的了，如果再指责谁，只能是乱上加乱，所以，沉默了一会儿，刘义看张长兰，发话了：“张姨，要不……你说两句吧？”

张长兰摇头，眼神是空洞的，之后看刘义：“你是老大，你说吧！”

刘义的目光在弟弟妹妹身上扫了一遍，说：“咱妈走得早，咱爸一个人拉扯咱们三个人，也不容易……必须给他买块墓地！”

“大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都听您的！”刘芸附和。

王艳没说什么，只是看楚清。楚清知道大嫂目光的含义，问：“大嫂的意见呢？”

王艳回答：“我没有意见，我听大家的！”

楚清觉得这话很模糊，不依不饶：“我觉得大嫂应该明确表个态，爸和妈都不在了，你们不明确表态，我们当小辈的，就没有办法明确表态！”

楚清这话的意思大家都清楚，还是针对大嫂，刘帆点了一下楚清的手：“楚清，别闹了！”

刘义看一眼楚清：“那……咱们每家先拿出两万块钱来！”

刘芸点头：“好，待会我就把钱交给您！”

刘义看刘帆，刘帆看楚清。楚清似乎不愿意妥协，顿了一下，说：“不要看

我，这是你们家的事，你们自己家的事情你自己决定！……我有点不舒服，先回去了！”

楚清从位子上站起来。楚清要走，刘帆也就跟着走了。大家都明白刘帆的处境，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楚清和刘帆刚离开，王艳就拍着大腿吆喝起来：“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话呢，我不多说，自己看？什么素质什么人，什么人，咱爸都那样了，人家还使小性子……”

刘芸冷冷地看着大嫂，觉得特别荒唐滑稽。她不知道怎么了，她就不明白，大家不是一家人吗？为什么非得要这样冷言冷语，况且，父亲已经那样了。但刘芸觉得自己已经没有生气的力气了，只是觉得有点虚脱。刘义看王艳，他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你能不能不说话？！你回家吧！

刘义不想在这样的场合和王艳吵起来，拉着王艳的手就离开了。

老房子里只留下了张长兰、刘芸还有王文凯，都是默不作声。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刘芸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了胸前。王文凯拍了一下刘芸的肩膀，但刘芸怎么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但张长兰没有掉眼泪，她只是从沙发上起身，慢慢走到了墙上的全家福面前，那是去年照的照片，在照片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刘芸看着，走到了张长兰身边。

张长兰的语气很轻：“这还是去年的照片，你说这人……怎么说走就要走了呢？”

“张姨，你别难过了！”

张长兰摇头：“你看看这照片啊，多好的一家人，你说是不是？……你说，一家人有什么仇恨，你说说……”之后，张长兰哭起来，“你说……怎么非得让你爸这样走了呢？”

刘芸沉默。觉得屋子里还有父亲的气息，就好像自己到了某一间屋子，父亲就在里面似的。父亲在这房子里生活了那么多年，空气里到处都是父亲的味道，怎么能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张长兰握住刘芸的手，说：“今天开会，你也看见了，刘芸，张姨求你个事，咱们就当着你爸的面，我求你个事，行吗？”

“张姨！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刚才开会，说是给你爸买墓地的事，你也看见了，我担心啊……你爸现在还没合眼呢……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们一家人又吵起来啊！”

“张姨，别担心！”

张长兰握住刘芸的手：“刘芸啊，说实话，我和你爸生活的这几年啊，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日子！……你可千万要让你爸入土为安啊！”

刘芸看张长兰，使劲地点点头。

王文凯看了一眼刘芸，沉默。



王艳并不是很重视刘义的伤心。他伤心就伤心吧，总是会过去的，就好像是身上被刀子划破了一个口子，无论怎么哭，还是要流血，流血之后就会结疤，再过一段时间，伤疤也会变淡了。不都是这样吗？她又不是没有经历过失去亲人的痛苦，前年她的父亲就去世了，当时她也哭得死去活来，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但是日子还得过，现在还不是熬过来了？所以，到了家的王艳该干什么依旧是干什么。

王艳在厨房里收拾东西，然后熬上粥，转身的时候，她看到了刘义铁青着的脸和不解的眼神。

“你还有闲心做饭？”刘义问。

“大人可以不吃，孩子要吃饭，晓峰晚上还要上课呢！”

“你也知道疼孩子？！”

王艳看了看刘义，说：“别给我讲大道理，我不懂，我就知道过日子就是这样。咱爸已经是这样了，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大不了把我打一顿！”

刘义的拳头紧紧地攥着，脸变得通红，真的有种想上去揍她一顿的冲动，但是他忍住了。在很多时候他都有这种冲动，但总是觉得不妥，就好像是农民起义，那是活不下去才会有的举动，他目前觉得自己还没到那个份上。王艳的目光扫过了刘义攥紧又松开的拳头，神情开始坦然起来，说：“人都有那一天的，谁都躲不过去，我爸前年也不是走了吗？！”

刘义听到了这句话之后，愤怒又被稀释了，王艳这种将心比心的行为虽然有点无赖，但还是触动了他。是的，还能怎么样？就算自己真的把王艳打一顿，父亲就能起死回生吗？不能！日子还要这样过下去。刘义的头低垂着，像是斗败了的公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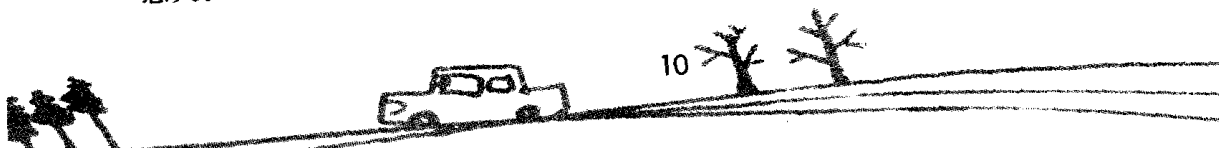
悲伤就是这样被转移的，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买墓地的事情也提上了日程。

买墓地这事是在王艳预料之外的。换句话说，如果知道刘锦清的死亡会带来那么多麻烦，她宁愿把两个老人接到家里来住一段时间，但现在后悔也晚了。

刘义的态度很坚决，一定要买墓地。这种态度坚决主要是表现在刘义唯唯诺诺的絮叨上，这就让王艳很烦，她把抹布朝桌子上一扔：“买墓地，买墓地，说得轻巧，钱呢？墓地现在比商品房还贵！动不动就好几万！”

刘义不温不火：“这是咱们儿女应该做的！”

“咱爸的心愿多着呢，关键是你有钱吗？咱得量力而行，我虽然文化不高，但是我知道现在大家都提倡环保，什么海葬啊，树葬啊，不但花费少，而且很有意义。”



刘义看王艳，觉得王艳的话很滑稽。

“你瞪我干啥？我说得不对吗？咱买一棵树，把咱爸的骨灰埋在树下，这树一天一天长大，那就跟咱爸再生似的！这多好！……对了，实在不行，就把咱爸的骨灰埋乡下，妈不是埋在乡下老家吗？咱让咱爸和咱妈一起，也不错！”

“这买墓地的事，我当家了！”

王艳看了刘义一眼：“买墓地，你当家，咱家的钱，我做主！”

王艳说完，推门离开。

王艳下楼，在楼下遇见了前来说服他们买墓地的刘芸。

刘芸开门见山：“大嫂，买墓地的钱，你们什么时候拿？”

王艳的语调里一点都没有悲伤，相反，全部都是幽默，好像现在躺在医院里就要离开世界的那个老人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她拿捏着腔调，说：“刘芸啊，我刚和你大哥商量的，咱们不一定给爸买墓地啊，你说咱妈一个人埋在乡下，多孤单啊，等咱爸……不在了，咱把咱爸的骨灰埋在乡下，和咱妈在一起，那儿空气好，也不污染，鸟语花香的，还清净！多好啊！”

刘芸看王艳，忍着怒气：“大嫂的想法是好，但大家已经开会决定了，先给咱爸买块墓地，以后拣合适的时候把咱妈的骨灰也迁过来。”

“那张姨以后要是去世怎么办啊？都埋在一起？这是一夫两妻，违法啊！”

“大嫂，按照道理讲，这墓地的事情是该你和大哥操办的，你们是刘家的老大，主意你们定。”

王艳的态度有了一点转变：“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是无情无义的人吗？我就是说这个理……对了，楚清是啥态度？……我的意思是说啊……只要是楚清把钱拿出来，我二话不说，直接把钱交到你手里，否则，你就不能怪你大嫂小心眼了。”

说完这句话，王艳就离开了。她的意思很明显，就是难为一下刘芸，就是把楚清推到刘芸面前。大家不是想闹吗？闹就闹呗，反正都已经出人命了，她王艳怕过谁？

刘芸直接给弟弟刘帆打了电话，让刘帆抓紧从医院回家。很简单，她一定要说服弟弟，让楚清把买墓地的钱拿出来。

王文凯是个旁观者。但有句话说得好，旁观者清。事实上，王文凯把刘家一家人，尤其是王艳和楚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不过，作为刘家的女婿，没有大事，他也犯不着和女人一般见识。但现在，事情推到刘芸面前了，他就要说道说道了。

王文凯说：“买墓地的事，我就知道不顺利，大嫂肯定会拿楚清来说事！而楚清，也肯定会拿大嫂当挡箭牌！……说实话，要不是两个人较劲，你爸能这样吗？”



儿女的战争

刘芸觉得未必。

王文凯说了：“我给你分析一下啊，你看刘帆，他非常爱楚清，这男人就不能过分地爱女人，一过分地爱，就没有自我了，就失去判断力了，要不，你爸能进医院吗？”

这个刘芸是知道的，可是，现在的情况不比以前，现在老父亲都快病危了，刘帆就是再软弱，也不能由着楚清胡来。

这是刘芸的砝码。她总是按照自己的做事标准来衡量别人。

王文凯看了一眼刘芸，说：“刘芸，你现在头脑不清晰，容易感情用事，目前我是最清醒的，我来评价楚清吧，她性格像十八岁的姑娘，但实际上都二十八了，大脑早就发育成熟了，但是因为咱比她大，还把她看成小孩子，这是什么？这就是轻敌！”

刘芸沉默。不得不承认，王文凯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王文凯继续：“这就是刘帆不容易拿到工资卡的原因！咱再说你大哥和你大嫂，如果不出大事，你能指望你大哥把大嫂打一顿吗？根本不可能！就算是现在，你大哥对你大嫂的态度也仅仅限于生闷气，还没到爆发的程度！”

正说着，有敲门声，刘芸开门，是刘帆。听姐姐刘芸把问题说了一遍之后，刘帆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一定会说服楚清拿出钱来为父亲买墓地。甚至，刘帆说，如果楚清不同意，自己就离婚。话虽然这样说，但刘芸还是劝说弟弟，以和为贵。

就在刘芸说服刘帆的时候，楚清也一直在为买墓地的事情发愁。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小白领，一个月就是不到三千块钱的工资，和刘帆结婚之后，除去房子的贷款，一个月必要的生活开支，所剩寥寥无几，现在自己还面临生产，哪儿来的钱买墓地？而且，最让她头疼的是，大嫂王艳总是认为他们家有钱，总是觉得以前刘帆得到过大嫂的照顾，他们就应该把大嫂当成是再生父母，要尊敬他们，要爱戴他们，要让着他们。

但无论怎么说，楚清还是不愿意和刘帆闹翻。

从母亲家回来之后，楚清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之后，拖着笨重的身子开始打扫房间，然后去厨房做了一点饭菜。她希望等刘帆回来，再给刘帆好好说说，只要刘帆能消气，她愿意接受惩罚。所以，当刘帆回到家的时候，很是吃惊。因为餐桌上饭菜俱全，筷子都已经摆好了。

楚清的话很柔和：“我也不敢去医院守着爸，害怕张姨受刺激，所以在家做一点饭菜，你吃了之后去医院吧！”

“工资卡呢？”刘帆的目光从餐桌上扫过，射到了楚清的脸上。

“要工资卡干什么？”

“我爸要买墓地，把工资卡给我！”

